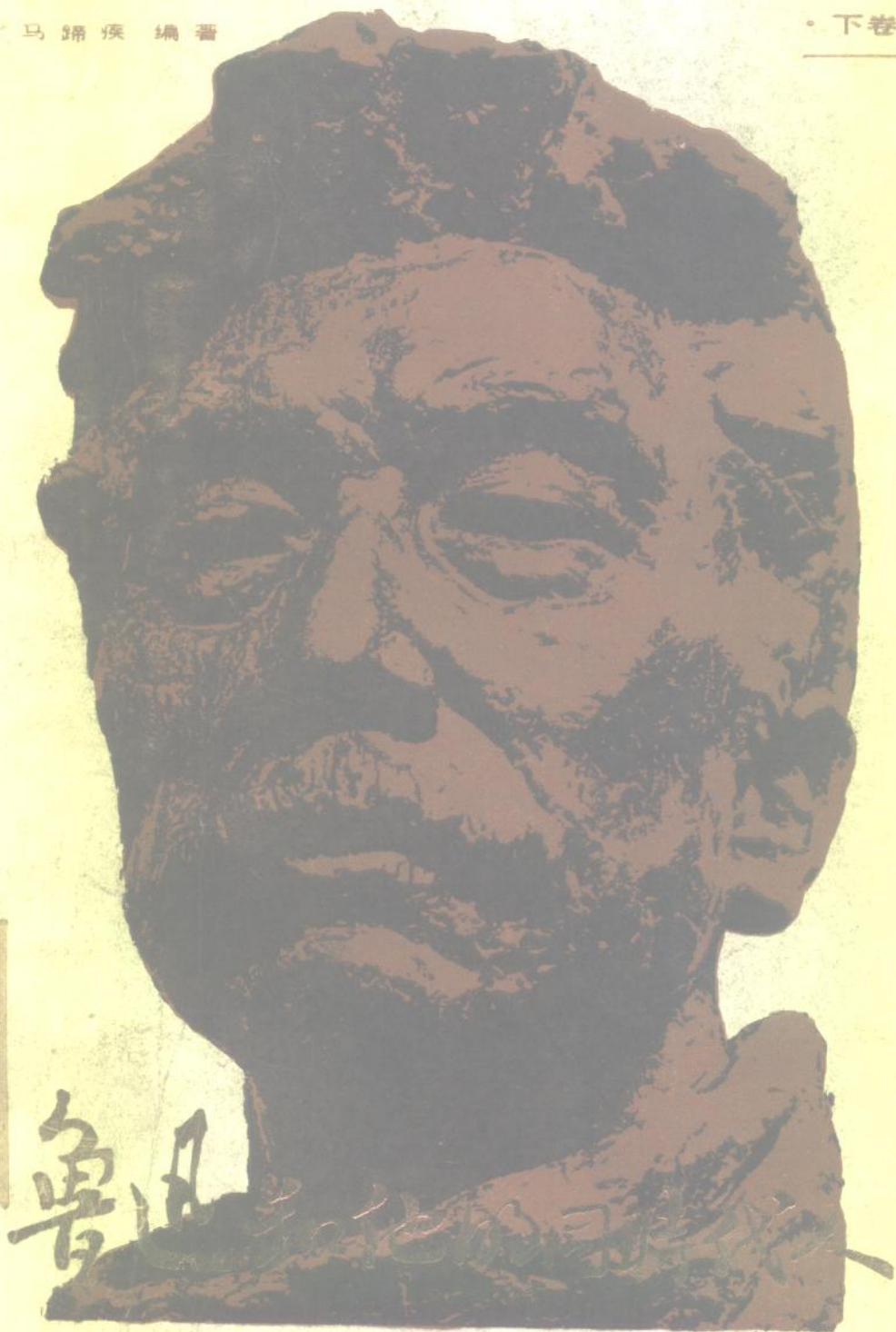


马 锦 疾 编 著

· 下 卷 ·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 下 卷 ·

马蹄疾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Luxun He Tade Tongshidairen

·下 卷·

马踏疾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4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4 $\frac{3}{4}$ 插页：6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责任编辑：修 竹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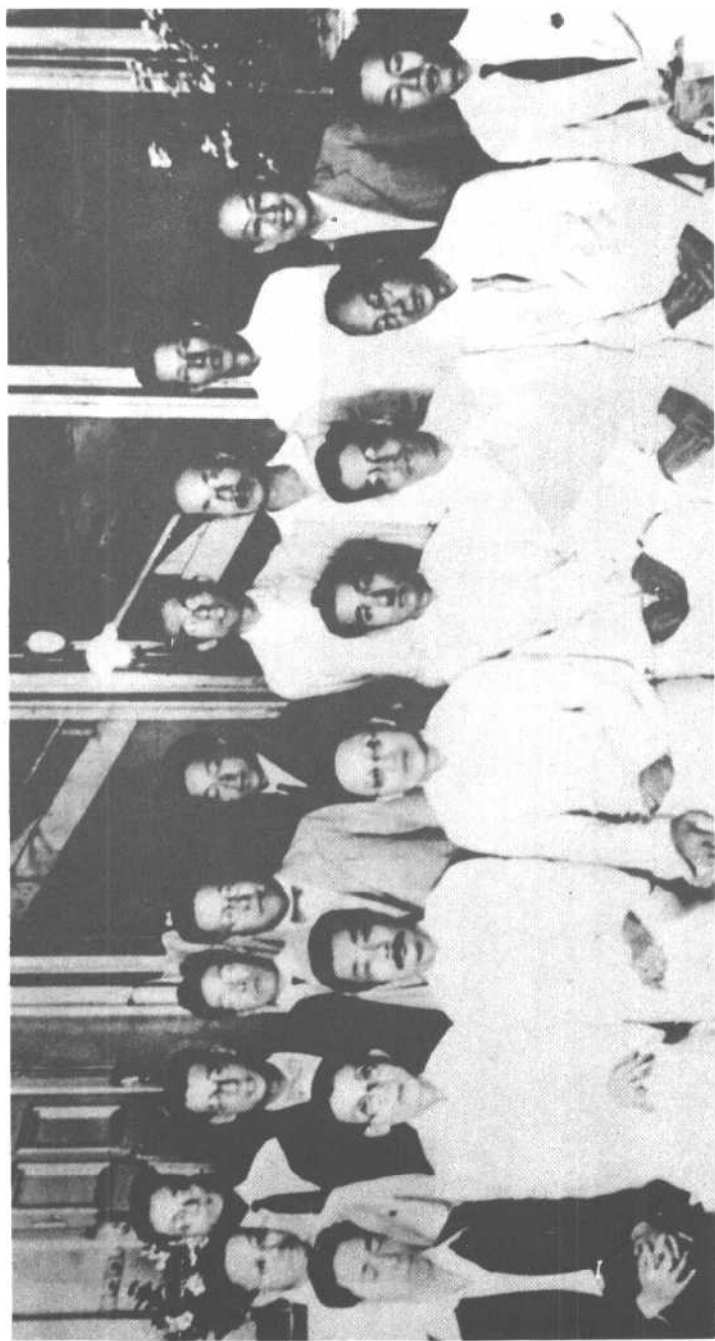
定价：3.00 元



沈雁冰



郭沫若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郁达夫，第三人为鲁迅。



鲁迅和
冯雪峰合影



左起黄源、萧军、萧红



萧三与
《铁流》作
者摄于苏联



瞿秋白



瞿秋白与杨之华



鲁迅与姚克合影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
英国作家萧伯纳时合影

(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中山故居)

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
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鲁迅与杨杏佛合影



宋庆龄与许广平、海婴在鲁迅丧仪中。

目 录

上海定居时期 (1927—1936)

鲁迅和沈雁冰	[1]	鲁迅和欧阳山	[122]
鲁迅和陈望道	[14]	鲁迅和魏金枝	[125]
鲁迅和夏丏尊	[20]	鲁迅和傅东华	[128]
鲁迅和叶圣陶	[24]	鲁迅和王乔南	[133]
鲁迅和朱自清	[27]	鲁迅和丁玲	[136]
鲁迅和郑振铎	[32]	鲁迅和应修人	[144]
鲁迅和郁达夫	[40]	鲁迅和黄源	[147]
鲁迅和郑伯奇	[49]	鲁迅和曲传政	[154]
鲁迅和冯雪峰	[54]	鲁迅和林克多	[157]
鲁迅和夏衍	[64]	鲁迅和曹靖华	[161]
鲁迅和徐诗荃	[69]	鲁迅和萧三	[172]
鲁迅和陈学昭	[74]	鲁迅和瞿秋白	[178]
鲁迅和王任叔	[78]	鲁迅和杨之华	[191]
鲁迅和柔石	[83]	鲁迅和姚克	[199]
鲁迅和孙用	[95]	鲁迅和孔另境	[207]
鲁迅和张天翼	[99]	鲁迅和陈广	[211]
鲁迅和白薇	[106]	鲁迅和陈铁耕	[214]
鲁迅和叶永蓁	[111]	鲁迅和江丰	[216]
鲁迅和白莽	[115]	鲁迅和楼适夷	[220]

鲁迅和宋庆龄	[225]	鲁迅和徐訏	[357]
鲁迅和杨杏佛	[231]	鲁迅和唐弢	[360]
鲁迅和胡愈之	[236]	鲁迅和韩白罗	[366]
鲁迅和邹韬奋	[241]	鲁迅和张望	[369]
鲁迅和黎烈文	[245]	鲁迅和陈普之	[372]
鲁迅和赵家璧	[251]	鲁迅和沈振黄	[374]
鲁迅和李辉英	[257]	鲁迅和金肇野	[377]
鲁迅和曹聚仁	[261]	鲁迅和李桦	[380]
鲁迅和魏猛克	[267]	鲁迅和唐诃	[383]
鲁迅和黄萍荪	[271]	鲁迅和赖少其	[389]
鲁迅和胡今虚	[275]	鲁迅和黄新波	[392]
鲁迅和端木蕻良	[278]	鲁迅和程沃渣	[395]
鲁迅和杨霁云	[283]	鲁迅和温涛	[398]
鲁迅和周文	[289]	鲁迅和曹白	[402]
鲁迅和徐懋庸	[295]	鲁迅和力群	[407]
鲁迅和葛琴	[304]	鲁迅和刘桦鄂	[412]
鲁迅和陈烟桥	[308]	鲁迅和巴金	[415]
鲁迅和罗清桢	[312]	鲁迅和萧军	[421]
鲁迅和吴渤	[317]	鲁迅和萧红	[430]
鲁迅和何白涛	[320]	鲁迅和方志敏	[440]
鲁迅和郑野夫	[323]	鲁迅和陈蜕	[443]
鲁迅和刘岷	[327]	鲁迅和草明	[446]
鲁迅和张慧	[332]	鲁迅和骆宾基	[450]
鲁迅和胡风	[335]	鲁迅和王正朔	[453]
鲁迅和叶紫	[343]	鲁迅和郭沫若	[456]
鲁迅和聂绀弩	[350]		
鲁迅和彭柏山	[353]	后 记	[465]

上海定居时期

(1927—1936)

鲁迅和沈雁冰

鲁迅和沈雁冰的交往，正处在鲁迅一生中的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倡导新文化的五四时期，这时正是鲁迅遵革命先驱者之将令，以文学为武器，向黑暗的旧势力冲锋陷阵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左联时期，正是鲁迅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统帅，率领左翼文艺工作者，向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时期。在这两个不平凡的时期里，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并肩战斗，携手前进，在斗争中不断加深友谊，取得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胜利。

沈雁冰（1896—1981），原名沈鸿，后改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我国著名作家。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译工作。一九二〇年底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同时和朱希祖、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等十二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对《小说月报》的内容作彻底的革新，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鲁迅和沈雁冰的交往，就是从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开始的。

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后，一方面把鲁迅尊为《小说月报》的顾问，一方面积极向鲁迅拉稿，请为《小说月报》特约

撰稿人。在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的第二期（第十二卷二期）“通讯”栏里，沈雁冰与郑振铎讨论关于刊物如何选发小说的原则时说：“弟意对于创作，应经三四人之商量推蔽，而后决定其发表与否，决非第一人之见可以决之；……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人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菊农、剑三、冰心、绍虞诸兄决定后寄审。”（《讨论创作致郑振铎》）这里所列审稿人名，独鲁迅一人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而名列第一，从此确立了鲁迅在《小说月报》中的特殊地位。当时周作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在鲁迅和沈雁冰通讯之前，周作人早与沈雁冰有通讯联系，当沈雁冰决定接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向鲁迅约稿。现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作人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说：“鲁迅君恐怕一时不能做东西。”（《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二期）显然，在这以前沈雁冰已去信给周作人，提出向鲁迅约稿的要求。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因得肋膜炎住山本医院，后又于六月二日去西山碧云寺疗养，沈雁冰就直接写信给鲁迅向他约稿。《鲁迅日记》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一日记“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这大概是鲁迅与沈雁冰通讯的开始。仅从此日开始至这年年底，鲁迅和沈雁冰往来信札稿件就近五十次，其中沈雁冰致鲁迅书信二十三次，鲁迅寄沈雁冰信稿二十六次之多。一九二二年的《鲁迅日记》在抗日战争中丢失，无法知道鲁迅和沈雁冰信札往来的情况。这两年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期间的与鲁迅往来的信札，虽然没有保存下来，无法知道他们往来信札的内容，但从一九二一年的《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出，其书信的内容，大都是围绕《小说月报》组稿、寄稿、介绍稿件、寄赠样书等事。另外，我们还可以从现存沈雁冰与周作人和鲁迅与周作人互相往来的信札中，看出

沈雁冰向鲁迅约稿、组稿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沈雁冰继编辑《小说月报》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之后，又着手编辑《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为此，沈雁冰七月二十日致函周作人，介绍他的编辑计划，并请周作人和鲁迅撰稿。信中说：

“现在拟的论文题目是：1.波兰文学概观……2.波兰文学之特质……3.捷克文学概观；4.犹太新兴文学概观；5.芬兰文学概观；6.塞尔维亚文学概观。其中除（2）是译，余并拟作。（1）（3）两篇定请先生做，（4）（5）（6）三篇中拟请先生择一为之。关于（4）的，大概德文中很多，鲁迅先生肯担任一篇否？上次鲁迅先生来信，允为《小说月报》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那么罗马尼亚等国的东西，他一定可以赐一二篇了。如今不另写信给鲁迅先生，即请先生转达为感。”

沈雁冰除约请鲁迅作“犹太新兴文学概观”和翻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外，还曾来信约鲁迅作《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并对鲁迅翻译保加利亚文学作品表示欢迎。沈雁冰在七月三十日致周作人信中说：

“先生的意见：（一）加入保加利亚文学作品一篇；（二）新希腊小说；我都很赞成。保加利亚因弟一时想不出何处有短篇，故不入；如今鲁迅先生有，再好也没有。”这在鲁迅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致周作人的信里，也谈到沈雁冰请鲁迅作“犹太新兴文学概观”的事：

“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实无异庆老爷（指鲁迅叔祖周庆蕃）讲化学，可谓不屈之至；捷克材料我尚有一点，但查看太费事，所以也不见得做也。”

后来，关于犹太新兴文学概观，鲁迅没有写，由沈雁冰自己写了

《新犹太的文学概观》，载《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一九二一年十月）。信中所提“捷克材料”，后来鲁迅根据捷克凯拉绥克所著《斯拉夫文学史》中有关捷克文学部分译出，题作《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载《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由于这篇原文艰涩难译，鲁迅化了很大的力气才译完，这在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周作人的信里，谈到翻译艰难的情况。鲁迅为了支持沈雁冰编好这个《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除为翻译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外，还为翻译了芬兰女作家明娜·亢德所作小说《疯姑娘》和保加利亚著名作家伊凡·明巧夫·伐佐夫所作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并都写了译后附记，发表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

同年九月四日，鲁迅又致书周作人：“雁冰又曾约我讲小露细亚，我实在已无此勇气矣。”后来，鲁迅还是节译了德国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凯尔沛来斯所作《文学通史》中有关小俄罗斯文学的一节，题作《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并也写了译后附记，同时发表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

鲁迅翻译的俄国阿尔支拔绥夫的小说《幸福》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后，沈雁冰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为“不朽的译本”，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

“不朽的译本一定具备这些条件的，也惟是这种样的译本，有文学的价值。……鲁迅先生译的阿尔支拔绥夫的《幸福》，……是可以作个代表的。”

沈雁冰还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复周作人的信里，又谈起鲁迅正在翻译阿尔支拔绥夫另一中篇《工人绥惠略夫》，后来鲁迅就把这部中篇小说译稿于四月十八日寄给了沈雁冰，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至十二期（第十期未载）

中。在发表半年后的一九二二年七月号《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上，沈雁冰有意识地引导青年读者对《工人绥惠略夫》引起讨论，他写道：

“我们去年登过《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我们初以为这本书里所提出的‘爱与憎的纠纷’的问题将引起中国青年莫大的讨论，然而竟寂然！一般青年却只在‘月光’‘玫瑰’‘酒’上打圈子，我们真失望极了！”

在沈雁冰的引导下，《小说月报》真的收到了一位青年读者读了《工人绥惠略夫》的感想，果然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期上发表了一位读者的反应。

一九二一年十月，沈雁冰为下一年的《小说月报》第一期筹稿，想在这一期开始发表一本关于《西洋小说发达史》的著作，曾又请周作人转商于鲁迅。沈雁冰在十月十二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

“《西洋小说发达史》一门，现在中文的这类书，似乎还没有；在《月报》上登一本，大概总是需要的，将来即行合印为单行本。惟是明年一月号的稿在本年十二月初即要发排的，急切想不起请谁来做这本书；听说鲁迅先生在高师讲的就是这一种，可否请鲁迅先生把这讲义给月报排。即请先生转商，不另写信给鲁迅了。”

由于鲁迅当时在高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不是西洋小说史，所以沈雁冰的这一清托未得实现。

对鲁迅的小说创作的赞誉和赏识，当然首推恽铁樵对鲁迅文言小说《怀旧》的评语，但对鲁迅在五四运动以后所写的白话小说的评价，却应该首推沈雁冰。沈雁冰是第一个发现鲁迅这颗东方的巨星，他曾多次在文章里，赞誉过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八期